

清・胡世琦撰

著者手稿本 楷書

小爾雅證

一三卷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小爾雅義證一三卷

清胡世琦撰 著者手稿本 楷書

小爾雅一書，多補爾雅之所未逮，古訓詁之要籍也。歷來註者多家，而以清胡承珙、胡世琦二家義證爲最著。承珙、世琦同族，時一在都，一在里，兩不相謀，乃並署名義證，巧合之甚也。承珙之書已刊行，而世琦茲編，終未見刻諸梓。今人齊氏所撰訓詁學概論一書，謂世琦之稿早佚，實則藏諸本館，曷其幸也。書分十三卷，一依小爾雅原書之篇目。

昨別後印清虎阜歸心日莫忘

俾來時書但第愛書如護頭腦凡有親友欲

借者注以主人情分

論小亦雅有夢如雲

名制衣極日之美寧忘行囊中必有淨存可

付來代校否即弟當言鈔音錄此幾筆

早下既即欲榮り未便久稽一時披

覽恐必費次堂幸析疑蓋明早即欲同會祝

謹以經世修養存德之旨披服不替敬至

詢告校之入鈔存錄和傳曰心知為子之

人廿初六日此外云有明初七卷存係故人之

存浩物一時不在案頭俟續校云爾

覽者守節不為川之戒而未免好方自秘
 敢以奉告必無命存少校弟少昌代寬校
 好春星必世後
 口安



弟少昌書

昨函札奉致想邀

照入西窗亦雅已代覓一平用之人初本校
上新

察收之第所藏更無有子者

是下改用功日方以還搜而博訪之未識有

勝日之書否他日如等九布示下存以長學識

文神于何时起程为富主送以尽一切自
後却箇清溪不添一異地知交

只下兩宿及題篆斜分一二新和以便他日
訪訪好談話也古此即候

口安



愚弟王五子
二月晦日

小爾雅義證序

余友胡君玉鏤太史之治小爾雅尚在未第以前後同族墨莊
觀察復為之二君撰著時一在都一在里兩不相謀君於廣詒
篇引墨莊語特偶札商賈未先見其書乃并署名義證亦通符
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迨墨莊書刊行而君書猶藏中
篋旋謝世子半修為人忠信厚重敦品勤學不事舉業工行楷
善琴好吟咏詩秀雅可愛今欲將此書付剞劂持至蘇屬加審
定恐人疑與墨莊書複疊不知理之所在解人略同近者我鄉
戴東原校本經注而浙人趙東潛往往有合段茂堂大令謂二

公皆非襲人言者君與墨莊何以異是頃又得長洲宋子廷學
博小爾雅訓纂聞學博成書遠在黔中二君尤未識余乃以而
觀焉大抵各有推闡亦各有疎密宋君凡字體多準說文最確
當但廣詁履具也履不得訓具當為展諮治也諮蓋詰之誤字
皆因也皆蓋階之壞字廣言行演廣遠也遠當為衍字嗟發聲
也文選西都賦注引小爾雅荒發聲也則嗟下脫荒字越遠也
一切經音義引小爾雅碩遠也則越下脫碩字廣器垌地也據
說文垌作門象遠界也魯頌毛漚垌遠野也則地上當脫遠字
廣物秉筥之教君依韻會所引於筥曰稷下尚有稷十曰秬

廣獸難雉之乳謂之窠陸佃埤雅所引尚有免^兔之所息謂之窟
鹿之所息謂之場而宋君昏未及也廣言慙強也宋君與墨莊
據詩十月釋文引爾雅慙且也今爾雅無此文當即小爾^雅而君
亦未及也廣器射有張布謂之侯詩賓之初筵釋文據王肅引
小爾雅射張皮謂之侯君與墨莊仍從作布之本墨莊引說文
侯从人从厂象張布鄉射禮乃張侯注侯謂所射布也君引周
禮司裘注虎侯熊侯豹侯麋侯以皮飾其側謂侯上下俱用布
惟兩旁飾以皮雖謂之皮侯猶張布也據此知大射賓射燕射
鄉射之侯無不以布者余謂言布可以談皮言皮不可以談布

宋君依王肅作皮轉以作布為誤恐未然廣量數二有半謂之
缶缶二謂之鐘鐘二謂之秉君與墨莊謂數二下有半二字當
在鐘二下蓋衍於前而脫於後若如今本則缶為四斛鐘為八
斛正左傳所稱陳氏三量皆登一為鐘乃大矣者不應與上文
豆區釜數之量忽生異數二為秉又與聘禮記秉十六斛之數
不合且太平御覽引小爾雅作數二謂之缶缶二謂之鐘二有
半謂之秉確鑿可證宋君仍今本之誤謂自陳氏改量周秦之
際大率以八斛為鐘小爾雅出其八故亦云爾意為之說殆非
也至君之說有與墨莊相出入者廣之掇取也墨莊引說文掇

奪取也此字乃新附非許氏之舊不得克據為說文君謂掠字
說文所無掠即掠之別體說文倛彊也倛取猶今言彊取古聲
同也撫拾也墨莊引說文徐鉉本云撫安也一曰撮也君謂此
繫傳語而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俱無下四字不得為許氏本
文別引廣雅撫持也持拾一聲之轉持猶拾也二義皆勝經過
也墨莊既如字釋之而於補遺別出淫字君與宋君謂經當作
淫君據文選上林賦注宋君據七發注竝引作淫過也則作淫
是矣余謂淫字或為經下之脫文而君言淫與涇徑通所引釋
名及楚辭招魂注淮南覽冥注皆涇徑與經同聲可通未嘗言

與潘通也廣言麗著思也墨莊據劉達吳郡賦注引爾雅麗附也今爾雅無此文疑是引小爾雅今本思字蓋附之訛說近是君則以麗與離罹通詩四月及小弁傳離罹皆云憂也爾雅憂思也禮記祭義致愛則存致愍則著鄭注存者謂其思念也則思不為誤字較之宋君但空言心有附著然後思故麗著並有思義者更有有據朕矚也墨莊引文選王仲宣詩注朕猶照也梁元帝纂要日午曰亭在未曰朕義固通但說文無朕朕字宋君謂朕當作央詩出車傳央央鮮也說文璖玉光或借璖為朕未免迂曲不如君讀朕為賜聲近通用說文賜日出也繫傳

云賜日暴之也玉篇賜日乾物也於是曉義為愜廣訓雜采曰
繪據文選吳都賦射雉賦江賦李注並引小爾雅曰綷雅墨
莊未改繪字而釋義為綷宋君以作繪為是余謂說文繪五采
繡也亦通然綷與雜義尤相近且選注所引可証不如君之直
作綷綷說文作辭从甫綷省聲則綷固非俗字也而君又有獨
得者廣器車轅上者謂之轡據方言車轡為轡轡者車軸端也
即史記田單傳之鐵籠籠與轡通此云轅上墨莊以為未詳宋
君欲改作車軸端君則引說文籠令也令車令也令一作軛說
文軛車轡間橫木也車轡橫木謂之軛亦謂之籠又援釋名及

小戎傳箋而知蔭斧之陰垂轅上則斧亦在轅上斧既為籠即可作轡猶車軸頭為轡亦作籠也名同而實異為二君所不逮余謂此如軹本轂末之名而軸末亦名軹軌本車轍之名而書亦名軌斯通論非強傳也較謂之幹三家各出一議宋君據爾雅較直也幹亦取直意是釋詁不足釋器未明較為何物又因較言直與說文曲鉤語背遂謂較與重較斷為二事疑非墨注以幹本井闌之名漢書成帝紀注較獵者大為闌較是井闌謂之幹禽獸之闌謂之較故車闌謂一較亦謂之幹也已善圓其義君既疑如井闌而又謂幹之名絕無所據當與軒字相涉而

譌說文軒曲輶輶車也較說文謂之輶應劭云車輶為輶左氏
閔二年傳服注車有輶曰軒故較一可謂之軒此義就車論車
尤新而不詭廣鳥之陽鳥舊本作鳩雁是也鳩似鴻之誤鴻雁
為陽鳥人皆知之而鳩亦得為陽鳥人多未知墨莊與宋君直
作鴻雁并不云或作鳩君獨援魏志管寧傳戴鷩陽鳥也戴鷩
即布穀亦謂之鳩鳩又引列子天瑞篇而知鳩之化生視乎陽
之消長遂以鳩雁兼言雖創而實確且君於一字之義分為二
如廣詁義察模臬法也宋君未釋模字君謂模之為法乃效法
之法非刑法之法墨莊則引廣雅摹刑也刑與法同摹即模余